

從澎湖考古發現 追溯漢人移墾臺灣之始

文／王淑津（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圖 1：澎湖蔞板頭 A 遺址。（翻拍自 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p444, plate56a.）

臺灣本島歷史時期的開端，一般認為大約在十七世紀初期，近來歷史學者主張以 1602 年陳第《東番記》作為時間起點。至於臺灣西側的澎湖群島則可能早於中國唐末五代初期，至少不晚於北宋時期已有漢人居住，十二世紀已有明確文字紀錄。

宋文薰教授在 1965 年〈臺灣西部史前文化的年代〉一文，回應歷史學者曹永和教授透過歷史文獻所進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的研究。這一年，宋文薰率領臺灣大學考古隊延續調查 1952-53 年林朝棨教授在澎湖發現的遺址群，總計發現八處史前貝塚遺址與七處近代漢文化遺址。根據採集與出土陶瓷片與宋徽宗「政和通寶」錢幣遺物，宋

文薰認為近代漢文化遺址的年代可以早到南宋時期，因此積極支持曹先生的結論：「早在南宋……時起澎湖確已有國人移植」。至於臺灣本島近代漢文化層開始的年代因缺乏研究，不得不先借用曹永和先生的研究結論：「在南宋末，仍謂『產無奇貨，商賈不通』之臺灣，元末時雖無寶貴之產出，確已有國人行販其地了」，並「在明末清初，移民大量入殖，從事拓墾。」來做憑證。

1978-80 年間，黃士強教授率領陶瓷史學者至澎湖採集，並小規模試掘中屯島歷史時代貝塚。有關澎湖群島遺留數量眾多的宋、元陶瓷遺物屬性與文化內涵，向來是探索島嶼人群活動的

重要線索，不過針對此重要學術議題，陶瓷史與考古學者意見頗有歧異。蔡玫芬女士在〈澎湖出土的瓷器與宋元盜路〉（1979）一文，認為澎湖可能是中國遠洋貿易的中途站，遺留宋元陶瓷可能是過往船隻的堆棧或拋棄者。陳信雄先生《澎湖宋元陶瓷》（1983），大規模調查澎湖本島、白沙、西嶼、中屯、小門、大倉、吉貝、望安、將軍、七美、東嶼坪、東吉等十八座島嶼，採集陶瓷標本一萬多件，涵蓋宋元時期中國浙江、福建、江西省窯場的製品，主張澎湖為宋元時期中國對東南亞陶瓷貿易的轉運站。

1983 年，臧振華進一步研究澎湖群島史前到宋元時期漢人拓墾與聚落遺址，包括漢人遷移澎湖的



▲圖 2：澎湖內坵 C 遺址出土龍泉窯青瓷碗。（翻拍自 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p428, plate40.）

年代、生業形態、聚落形式與交易活動等課題（圖 1）。他分析了 39 處歷史時期的遺址，包括較大型、長期的住居遺址與較小型的住居遺址，以及缺乏原始堆積的孤立遺址三類。根據考古資料文化層序與碳十四年代測定，推測漢人拓殖澎湖的起始年代可能早於九或十世紀，相當於唐末五代時期，最晚不超過北宋時期，已建立臨時性的漁業基地或休憩地。

南宋至元期間移民逐漸加溫，居民靠捕魚、採貝、畜養、耕種為生業，出土陶瓷遺物涵蓋飲食、裝盛、炊煮、建築與漁撈等多樣種類，正符合《島夷志略》「工商興販以樂其利」的描述。同時，這些聚落或季節性住居遺址也吻合曹永和教授透過文獻觀察，「宋元時期福建地區因山多平地少的資源限制與鹽、漁業發達，考察漢人移居澎湖」的現象。

臧振華先生認為，出土陶瓷遺物並未發現東南亞普見的軍持器，至於陶瓷史學者所謂陶瓷數量眾多僅是籠統的印象，或是船難之遺留；再者澎湖港灣環境並不適合宋代大型海船停泊。簡言之，從考古脈絡審視，陶瓷遺留應為住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非澎湖作為貿易瓷轉運站的證據（圖 2）。

隨著漁業發展與澎湖拓殖，漢人也來到臺灣西南海岸捕獲烏魚，特別是新竹以南，嘉義至臺南之間魚卵產量最為豐盛。他們

可能運用西南海岸的潟湖沙洲地形來避風或裝貨，並與西南海岸居民進行不定期的接觸與交換。雖然漢人逐漸認識臺灣本島，

但是臺灣西南海岸有強大的部落，因此宋元時期漢人並未移民至臺灣西海岸。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十七世紀初期，臺灣與漢人的接觸更為頻繁，陳第《東番記》即觀察記錄此一現象。

1662-24 年，前來東亞尋求國際貿易商機的荷蘭人一度占領澎湖，被中國明軍攻退後轉撤至臺灣西南海岸安平，建築熱蘭遮城作為東亞貿易轉運據點，從此臺灣本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十七世紀前期荷蘭人引進漢人勞工，1662 年鄭氏家族統領以後，逐漸擴展駐軍與屯墾的步伐，中國移民人口增加。清領時期（1683-1895），漳、泉、潮、惠大量移民來臺，漢人聚落迅速積累。在臺出土的十七世紀末期至十八、十九世紀中國陶瓷器的考古遺址，可謂數量眾多到星羅密布，究其分布，大抵是以淡水、新竹、鹿港、安平港、水堀頭等港口遺址為中心，往四周的消費腹地輻射、擴散。

1995 年以來，臺灣考古界對於歷史時期遺址的重視，隨著



▲圖 3：臺南熱蘭遮城遺址發掘現場。（圖片提供／劉益昌）



▲圖 4：高雄左營舊城遺址發掘現場。（圖片提供／劉益昌）

臺灣意識的抬頭而重現生機，包括臺南億載金城遺址、淡水鎮福佑宮、基隆大武崙砲臺、嘉義古笨港遺址、臺北陽明山地區魚路古道、臺南麻豆水堀頭遺址、臺南熱蘭遮城遺址（圖 3）、高雄左營舊城遺址（圖 4）等研究個案不斷展開。考古學者與歷史、建築學者合作，研究遺留有地上建築的城址、港口與聚落遺址。

歷史考古學研究試圖透過擅長的空間聚落分布與物質遺留田野資料，解讀臺灣史的另一側面。近十多年來的考古學調查與研究，開啓了近代漢人移民臺灣的考古學研究，更進一步針對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近、現代考古學進行研究，拓展臺灣人類活動史的角度與視野。